

山生

SHAN SHENG

李春雷
著

党建读物出版社
河北人民出版社

山生

SHAN SHENG

李春雷 著

党建读物出版社
河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山生 / 李春雷著. -- 北京: 党建读物出版社,
2010.4

ISBN 978-7-5099-0118-2

I. ①山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报告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38205 号

山生
SHANSHENG
李春雷 著

责任编辑:朱 玲 李成轩 封面设计:周文辉

党建读物出版社 出版发行
河北人民出版社
(北京市宣武区南横东街 6 号 邮编:100052 电话:010—58305795)
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

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6 开本 11 印张 130 千字
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1-10000

ISBN 978-7-5099-0118-2 定价:26.00 元

本社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(电话:010—58305909)

引子 生命进入倒计时

“去年7月，因为头疼，住了几天院。后来顺便到北京查了一下，没想到竟查出了大问题：左侧基底动脉梭形瘤，而且没有办法根除。我只能小心翼翼地尽可能地不去触动它，别无他法。我每天大把地吃药，降血压、降血脂、降血粘，不喝酒、不生气、不劳累……

从北京回来的一段时间里，我把因为买房借别人的钱，全部送还；还专门走访探望了老家的亲戚，帮助过我的朋友和领导，以防哪一天突然倒地，留下说不清的遗憾。

一年多的时间，在工作上，在家务事上，我都尽心竭力而为之，充实、快乐是主旋律，特别是在本职工作上比较满意地顺利完成了几项大的工作任务，现在想想也倍感欣慰……”

——摘自王彦生博客 2006年11月6日

中等个头，敦敦实实的身材，白而发黄的面庞，寿星一样的额头，脸上绽满微笑，走路和说话匀速而沉稳，一如他的行事风格和职业特点。

在不少人的心目中，组织部长是一个威严、刻板的角色，可在他身上恰恰相反。任何人都会感觉到他的和蔼可亲。即使一个下岗职工，走进他的办公室，除了一杯热水，他还会送上一泓温暖的微笑。区委组织部有一次举办读书活动，青年干部们希望他介绍一本书，出人意料的是，他推荐的竟是一本张爱玲的小说。

其实，他有很多爱好。他喜欢摄影，冰雪中的一片落叶，山石下的一茎细草，拍下来，存入电脑，在班得瑞的音乐中细细品赏；他热爱书法，清闲的时候，沏一杯浓茶，揣摩笔意，神会古人；他酷爱游泳，可以在水库里几个小时不上岸，像一条欢乐的鱼，也能躺在水面上，静静地挺着肚皮晒太阳；他爱唱京剧，尤喜裘派花脸，打开音响，关紧门窗，放开嗓子，声若铜钟；他还爱好文学，曾发表过多篇小说和散文，也常常以文会友，希望将来能写一部路遥风格的长篇小说；他更熟悉网络，能在电脑上制作各种各样的模板和游戏……

他还有一个浪漫的梦想：退休后，当一只候鸟，冬季到南方的海岛租一间小屋，游泳、钓鱼；夏季到长白山的森林里探险、打猎……

可是这一切，因为一个突然的“黑客”，戛然而止了。

2005年开春以后，他总感觉脑袋里一阵阵隐疼，偶尔剧痛如绞。7月上旬，到市内大医院检查，做核磁、CT，进行脑血管造影，诊断结果异常。

马上去北京，天坛医院、宣武医院。

结果是冰冷的：“脑部左侧基底动脉梭形瘤”。

最可惜的是，这个脑瘤形态、部位复杂，罕见，不易做手术，风险很大，极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。即使手术勉强成功，也会留下后遗症，变成植物人。

医生建议，最佳方案就是保守治疗。

保守治疗，也就意味着生命只有两三年时间。

他的眼前山崩地裂，黑漆一片……

既然选择保守治疗，最佳方案就是在家休息静养。

医生告诫，这种病千万不能劳累、不能着急、不能紧张，要注意安静，生活规律。做到这些，才有助于延缓病情。

这个时候，区委主要领导来看望，劝他休假静养。年过七旬的父亲、相濡以沫的妻子、尚未成年的女儿恳求他：为了咱这个家，回来休息吧！

任何人也难以想象他当时的感受，虽然表面上仍是微笑的，平静的，但他的头发在一缕缕地脱落，两个眼袋像核桃一样凸显出来了……

几天后，他作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吃惊的决定：继续工作，工作到底！

后来，他在博客中追述了当时的心路历程：“花二三十万元，即使手术成功也会留后遗症，还得让人照顾，那就不浪费国家资财了。既然来日无多，休息是几年，工作也是几年，自己还年轻，党和组织对自己的培养太多，一切都还没有来得及回报。况且现在除了偶尔头晕头痛，也没有别的不好感觉。不如充分利用这最后的时间去工作……”

这一年，王彦生46岁，正在担任中共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常委、组织部长。

是的，与时间赛跑，与病魔抗争，用工作报答组织，用微笑面对死神，直到最后一刻！

这就是王彦生的真实心理。

于是，他用自己生命最后的全部能量，演奏了一曲人生最壮丽的慷慨悲歌……

目录 CONTENTS

引 子 生命进入倒计时 / 1

第一章 山生 / 1

1. 娘是一朵永远的白花 / 5
2. 死而后泳 / 9
3. 聪明的算盘 / 14
4. 太阳的孩子 / 18

第二章 野百合也有春天 / 21

5. 精干的小会计 / 23
6. 梦断合同工 / 29
7. 文学青年 / 33
8. 爱情鸟 / 36
9. 新闻科长 / 39

第三章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/ 45

10. 年轻的笑声 / 48

11. 继母就是娘 / 52

12. 温暖的谎言 / 56

13. 爱心如火 / 60

14. 思想的刀锋 / 64

15. 血浓于水 / 68

16. 新星 / 70

第四章 农民的儿子 / 73

17. 儿子与老子 / 75

18. 依庄的记忆 / 80

19. 送礼 / 85

20. 温柔的坚硬 / 88

21. 隐形的父母 / 93

第五章 真水无香 / 97

22. 病从何处来 / 100

- 23. 我想有一个家 / 104
- 24. 工作着，并快乐着 / 109
- 25. 组织部长的“官念” / 114
- 26. 稳压器与灭火剂 / 118
- 27. 寻找合力点 / 122
- 28. 街头巷尾的故事 / 126
- 29. 学会拒绝 / 131
- 30. 我爱我家 / 134

第六章 背影 / 141

- 31. 特殊党费 / 144
- 32. 婚礼上的泪水 / 147
- 33. 长寿方便面 / 150
- 34. 光明与黑暗 / 153
- 35. 为了父母的微笑 / 156
- 36. 最后的故乡 / 159
- 37. 别了，朋友 / 161
- 38. 保重，我的爱人 / 164

第一章 山生





山生，是王彦生新浪博客的名字。

读者朋友可以打开来，去看一看。那是他在2006年11月亲手设计的。博客的模板是土地一样的棕黄色，点缀着几块青灰色的鹅卵石，还有几茎绿叶。质朴、淡雅、含蓄，略显几分寂寞。

大山，是他永恒的情结。

太行山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山的代名词。特别是在古汉语里，“山”往往特指太行山。推其原因，在中华民族形成的早期，是以中原大地为母胎的，而中原大地的两个主角就是太行山和黄河，阳雄阴雌，一个南北，一个西东，又如同一个大大的坐标，置放在中国广袤的版图上。

于是，便有了记录中华文明的载体——文字（甲骨文），便有了中华民族最著名的创世纪神话——女娲补天，便有了那个最著名的寓言故事——愚公移山，于是，便有了山东、山西和河北、河南的分野……

这的确是一座神秘的极具文化象征意义的大山！

1959年10月，王彦生就出生在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村里。

大山的苦寒，大山的坚韧，大山的宽厚，大山的所有性格都赋予了他。

“我的家乡在太行山的怀抱里，站在村口四周转一圈，目光所及都是连绵起伏的山峦。村子不大也不小，我小时候记得是800多口人，现在好像是1000多一点。”

小时候听老人说我的命硬，原因是在我4岁时我的母亲就离开了这个世界，那年她刚刚24岁。我本应添一个妹妹，母亲却因生这个妹妹而死，可怜的妹妹送给邻村的一家，不想后来也因病夭折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娘只是个符号，是在被打疼了哭叫时嘴里吐出的一个词，是别人给我讲述的一个概念……

我的童年是在亲人们的可怜声中度过的。父亲为了我一直未再娶，相依为命而又严厉的爱自不必说，我家和娘舅家及其他的亲人们给我的爱我都终生难忘，无以回报。他们造就了我的许多性格特征：自卑、自尊、孤傲、敏感、热情、宽容、忍耐、固执，等等，包括许多相互矛盾的个性……”

——摘自王彦生博客《是童年给予我的性格》

1. 娘是一朵永远的白花

●娘永远地走了。4岁的他“呜呜”地哭着，哭得满山的大树小树们都摇头叹息。

●烛光摇晃中，他依稀又看到了娘的影子，微笑着，手里拿着一件新衣裳和一把糖块。恍惚间，又看不清楚了……

王彦生4岁那一年，娘永远地走了。

他只是依稀地记得：一个冬天的夜晚，娘一个人躺在冰冷的土炕上，脸上蒙着一块白布，头上插着一朵小白花，摇晃的烛光中，父亲伏在桌上哭泣。

这是嵌刻在他心灵深处的一个永恒的影像！

那是1963年，正是大饥饿的年代，怀孕的母亲浑身浮肿，肌肤透明，生下一个女婴之后，因严重缺乏营养，气血两失，奄奄而亡。临终前，娘摸着彦生懵懂的小脸，央求父亲，等孩子长大些，到十一二岁时再建新家。

一贫如洗的丈夫，如何掩埋妻子？在当地，下葬的棺材，讲究的人家用柏木，一般的人家用楸木、核桃木，最便宜的也要用桐木，可他家都买不起。恰巧，村里有一家准备娶鬼妻的，做了一具杨木棺材，就半卖半赠地转送了他。杨木木质疏松，价格低廉，做棺材多用于冥婚，如果用于亲人，是很让人轻视的。

从此，王彦生失去了娘亲，失去了母爱。

王彦生的老家西安居村，坐落在涉县县城西北方向40多里的山坳里，北面背靠参差的高山，村南是一条没有名字的旱河，常年无水，只有到暴雨季节，才会喧闹一阵子。小村呢，这时候就像一片霜风中的秋叶，瑟瑟发抖。

小村有200多户人家，散落在倾斜逼仄的山坡上，都是石头和土坯合作而成的草房，黑黑的瓦片上，是一丛丛衰草，像一个个蓬头垢面的村妇。草房歪歪斜斜，高高低低，出这家的门，能跨上那家的房顶。石街上青光光的，街两旁固定的客人是那些石头们，稀稀落落地靠在墙角。那是拴牛拴驴用的，或是饭市上的宝座，傍晚的时候，还以为是蹲着的一个个人影呢。其实，山里人与石为伴，以石为生，那些憨厚的石头们，就是小街里沉默的村民哩。

村外大山们的名字也很有趣呢，银山，塔山、人蹲山、人头山……

在山与山之前，全是粗粝的柿子树、花椒树，弯弯曲曲地挣扎着，站在畦头，三三两两，呆呆地相互观望，像畏畏缩缩的山民，风来了，雨来了，默默地承受着。路边站着一棵黑糊糊的木桩，焦炭状的，那是一棵枯死的老柿树，风霜和岁月的尸骸。

柿树，是山民们最好的朋友了。春天里，细细碎碎的叶子探出头来，几天后就变得宽宽阔阔的了，宽宽阔阔的叶子下面是密密麻麻的果胎，如青豆，几天不见，已是青枣模样，那是山民的希望；夏天骄阳似火，宽宽阔阔的叶子手拉手，投下浓浓绿荫，这时候青枣已变成了青杏，再后来，又变成了青桃；白露以后，秋风淡黄，层林尽染，那一枚枚青青涩涩的桃子渐渐地变成了一盏盏红红黄黄的灯笼，映照着山乡的贫寒。

他家在小村的西北角，三间破土屋，盛满了父亲的沉默，一如窗外的寒山，冰凉、无语。

娘走了，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来。

渐渐地，小彦生懂事了。别人都有娘，唯独自己没有。看着小伙伴们在娘面前撒娇的样子，他多么想有自己的娘啊。早晨的时候，娘会给自己洗脸；天冷了，可以钻进娘的怀里；肚子饿了，娘就会做一碗热气腾腾的面糊糊，还会唱儿歌“小老鼠，上灯台，偷油吃，下不来……”最盼望的是过年时，娘肯定会给自己做一身新衣服，再给五分钱，或者一个糖块，糖块含在嘴里，悄悄地化着，闭上眼，直甜到心底里。别的小伙伴都有糖吃，只是我没有，我已经好长好长时间没吃过了……

小彦生哭了，呜呜地哭了，哭得满山的大树小树们都摇头叹息。

小彦生常常看着大山，发呆。起雾了，晚霞在山坡间辉辉煌煌地演戏，变幻着色彩，像一个个舞蹈的女人，那里面有娘吗？看着看着，就看不清了，只得怅然若失地回家……

过年的时候，父亲常常带着自己到家坟上烧纸，他懂事地跪在娘的坟前，又趴在娘的坟头，仿佛俯在娘的乳上，可是，那乳房是冰凉的呀。回来的时候，看到一阵风跟随着自己旋转，那是娘吗？那是娘在呼唤自己吗？

晚上，烛光摇晃中，他依稀又看到了娘的影子，微笑着，手里拿着一件新衣裳和一把糖块。恍惚间，又看不清楚了，只是一朵迷迷糊糊的白花。还是看不清，他又哭了……